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二十九回 墳塋地傳訊吳舉人

劉大人言還未盡，兩個承差齊聲答應，都跪在面前，說：「大人叫小的，不知有何差遣？」忠良一見，說：「你二人休要怠慢，速到江寧府上元縣東邊翠花巷，將那墳主吳舉人傳來，本府立等在此，快去莫誤。」「是。」二人答應，站起身來，一直的向聚寶門而去，暫且不提。且說地方王可用，一見劉大人要在此墳塋之中，審問這件事情，他也不敢怠慢，慌忙去預備公案桌椅茶水等項。大人這才歸座，公位坐下，大人暗自沉吟，腹內講話說：「要瞧起這座墳塋的款式，他的祖上也做過幾任官職。既然他的祖上做過官，他的子弟焉能行出亂倫之事？想來必不是圖家產，這其中另有別情緣故。少時等舉人到來，本府一看，察顏觀色，便見其情。」按下劉大人在吳宅墳塋等候不表，且說兩個承差陳大勇、張炳仁他兩個，走著道兒講話。

他兩個，走著道兒講話，陳大勇，眼望炳仁叫「仁兄，因為地方來呈報，五道廟，倒臥乞丐花子一名。江寧太守來相驗，並無傷痕果是真。身上搜出一張字紙，並不知，什麼言詞為何情。劉太守，現在你家墳塋內，立等著，舉人吳爺把話云。」家丁聽罷不怠慢，轉身邁步向裡行。一直來到書房內，吳舉人，正然悶坐書房內，家人有語將爺叫：「在上留神仔細聽：今有府尊差人到，他說是：劉大人現在咱家塋地中。立傳二爺急速去，不曉他有何事情。」家丁說罷一席話，書房內，唬壞囚徒萬惡人。

且說舉人吳仁，聞聽家丁之言，說目今有尊府劉大人的差人，在門外立等；再者呢，又不是進衙門，說大人在他家的墳塋內等著他呢。明公想理：你叫他這囚徒怕和不怕？俗言說得好：「為人不作虧心事，半夜拍門心不驚。」皆因他有一個亂子，懷著鬼胎呢，故此害怕。

只聽那，家丁之言還未盡，這不就，唬壞囚徒膽大的人。腹中暗自沉吟語：「莫非是，有人投訴到衙門？如何到我墳塋內？差人相傳定要銅。莫非犯了那件事？劉大人，借此為由要想銀？縱然事犯有人告，管叫你，贏不了江寧吳舉人！當初要不行此事，倒只怕，難保無事不花銀。劉府尊倚仗你的學問廣，不懼仕宦與鄉紳。讓你就有包公志，要想展才白費心！我今要不去倒有假，見見他，看他有什麼話來云。」想罷這才不怠慢，回到後面換衣巾。囑咐家丁看門戶，他這才，一步三搖來到大門。吳仁站住留神看，瞧見公差兩個人。

且說吳舉人來至大門口，瞧見兩名公差坐在左右石頭鼓子上面。吳仁一見，滿臉帶笑，說：「二位上差，來到舍下，何不裡面尊坐吃茶？」兩名公差一見，是舉人出來咧，他們倆慌忙也就站起來了，說：「好，吳老爺！」舉人聽說，回言說：「豈敢，豈敢。」陳大勇說：「我們兩個人，是府衙的承差。今有我們的本府官，在南門外相驗一個倒臥貧人，事畢，剛要回衙，有一個人攔轎喊冤，把你老人家告下來咧。故此，我們大人差我小哥倆到府上來，請快些走罷。老頭子別叫我們耽誤事。」吳仁聞聽，不由得心內吃驚，復又說：「二位放心，既然如此，咱們就一同去見見大人。」張炳仁說：「你老人家不坐頂轎去嗎？再不然騎匹牲口，達到那，有六七里地呢！你那走著不乏力嗎？」吳仁聞聽，說：「二位上差步行，在下焉敢騎馬？」

倒不如步行，陪著二位才是。」大勇聞聽，說：「你那特聖明咧，真不肯虧人，等著你老人家選著知縣的時節，我們小哥倆辭了這個差使，跟著你老人家當定了內廝咧！」吳仁說：「好說，好說。」說罷，彼此大笑，這才邁步前行。

他兩個說罷玩笑話，說得舉人長笑容。最和氣不過公門客，說話語甜實在受聽。大家邁步向前走，穿街越巷不敢停，嫌時來至城門臉，出了江寧聚寶門。轉過關廟朝西走，不多時，來到吳宅一座墳。大轎執事擺在後，鬧哄哄，淨是公門應役人。倆公差，一同舉人將墳進，承差打千把話明，說道是：「小的們遵奉大人的命，把舉人傳到現帶在墳塋。」劉大人聞聽扭項看，則見一人向上行。剪絨秋帽頂上戴，相襯那，銅頂鍍金放光明。身穿一件二截公綢，紅青綿褂裡邊襯，寧綢綿袍是雨過天晴。足下穿，青緞子皂靴羅絲轉的底，皆因他，步行前來帶上灰塵。年貌不過二旬外，妙齡之際正青春。光景雖像書生樣，就只是，白臉之上暗含青。鷹鼻相襯近視眼，這宗人，定然好色愛淫風。額骨高露嘴兒小，說話舌能機便靈。大人正觀還未盡，則見他，走上前朝定賢臣打一躬，然後他才搶一步，禮拜平身把話明。

吳舉人將禮行完，在一旁站立，眼望劉大人開言，說：「公祖大人在上，而今虎駕來到賤塋之中，又命上差將我舉人立刻傳來，不知有何教訓？」劉大人在座上聞聽吳舉人這些個話，座上開言，說：「你就是此塋的墳主兒吳舉人嗎？」舉人見問，又打一躬，說：「舉人名叫吳仁，此塋就是舉人的塋地。」劉大人又說：「目今有你一個一族，名叫吳旺，將你告下，說你獨霸家產，半夜謀害親兄。此事可有分辯？」吳仁聞聽，又打一躬，說：「公祖大人，休聽他一面之詞。他不過窮乏所使，借貸不週，心中懷恨，借此為由，將舉人告下。大人想：舉人既讀孔聖之書，豈不明周公之禮？焉能行得出這樣亂倫之事？望公祖上裁。」劉大人聞聽舉人之言，倒也近理，暗自沉吟說：「要聽舉人這一片言詞，倒也近理；要瞧他的這個相貌行為，大有不善之相。」

眾位明公：大凡做大位的人，哪一位不曉得占相法？要是打官司告狀，到了公堂前對詞，先不用你張嘴強辯，他往下瞧，心中就明白了八九，這件事誰是誰非。怎麼說呢？俗言說再不錯：「一分相貌一分福」，要是忠臣善人咧，他五官上也帶著；要是那毛包、土子球、混星子、生雜子這宗人，他的面眉眼上也帶著，令人瞧得出來。再者，聖人說得好：「胸中正，則眸子了焉；胸中不正，則眸子眊焉。聽其言也，觀其眸子，人焉廋哉？人焉廋哉？」眾位想理：這一位劉大人是什麼樣的人？什麼書無讀過？什麼禮無見過？所以方才觀瞧舉人的相貌言談，大有不錯之理，其中定有別情。大人想罷，座上開言，說：「快帶原告吳旺！」這手下人齊聲答應。

這清官，座上之言還未盡，公差答應不消停。不多時，帶過原告名吳旺，雙膝跪在地流平。皆因他身上無職分，要到見官，白丁與舉人大不同。書裡言過不多敘，再把公差明一明。往上打千才回話，說「小的把原告帶到咧，請討大人示下行。」忠良座上一擺手，公差退閃不必云。劉大人座上開言叫：「吳旺留神要你聽：你告舉人害兄長，圖謀家產一人擎。本府把舉人傳來問，問他無有這事情。」

皆因為，借貸不遂你就惱，借此為由把狀呈。你要是，興心要把良人告，難逃欺官這罪名！」大人言詞還未盡，吳旺叩頭把話明，說道是：「朗朗乾坤有王法，我小人，豈敢無知胡亂行？休聽吳仁虛圈套，倚仗舌巧與口能。素聞公祖如明鏡，不愛錢財斷事公，不懼鄉紳與勢力，恐怕百姓受屈情。要是那，別的尊府也不敢告，吳舉人，大小衙門上下通。倚財仗勢藐王法，謀害親兄胡亂行。回大人：死鬼要是災病死，我小的，情願當堂領罪名；死鬼要是遭害死，速拿舉人定口供。大人快些剖開墳塋，我與舉人立見真實輸共贏。」吳旺言詞還未盡，這不就，嚇壞囚徒人一名。